## 庫全書

子部

飲定四庫全書子部

檢討臣何思釣覆勘 校對官助 題校官檢 腾録 監生日史殿祭 教臣張曾炳封臣何思约 臣何思釣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E 3 5 11 廣弘明集 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 非經國當時遂寢爽不勝 猜忌釋門潛圖支剪用達 一十五 釋道宣 人撰次品 撰 E

號非 木秀斯拔 増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黄巾反於天 寡識才用寄人集 叙時事廢與大半坑 殘焚蕩之事 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 見厮徒皁 勃逆皆覆而不 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 絲有加惱辱明非目翳 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 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各未 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 何事屏除故 斯 因其立 並

쇸贞

四月五十

持 有二 原 興隆之人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朗虞 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畧 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卖學周子史意在 格 則惟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湯以暢智襟初 張普惠李瑪衛元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 王臣一十 7 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 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 四人傅奕高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 謂 則 其 住

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 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緒傅奕初序沙汰僧衆者夫 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偽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 尋乃是廢滅者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畫楊衒之首齊 銀定四庫全書 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 以稊稂之穢青田柴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 列毁滅王臣一十 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網 Ņ 人傅弈高識傳列為高識之人今 目而 同

尚 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 通 恢 得 隙 耳之失難親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 握泥之喻自隣 天網 之道德延重惠以攝 濟於五乗該 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浑存高 滋彰舉統以法絕之烹鮮之儀可覿隨機以時勘 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 冷 明時 誰 無過垂珠之誠有津 陶 人至如漢魏齊梁之 漸於清濁使濁者 **岢温所以大** 亂 醜迹易於 /為政也 彈 弘佛 僧徒 掩 Z 自 明

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 逃 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 位稱大寶無以推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 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 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 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乗時後序除廢三寶意 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 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

欽定四庫全書

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添添可作邪齊宣妄 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 解手殺第七弟海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 自餘凡叟誰之顧録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 述符圖虚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 曆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 令僧衣黄以從讖緯武帝雄畧初不齒之張賔定霸元 斯實録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

**欽定四庫全書** 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 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 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 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 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 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 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 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鳥 卷六月月 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 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 身

**岩凝脂之密滔滔天** 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 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虚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 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 在 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 信識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與與由時來不在 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挟私念 網禿賊以驚視聽妖人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 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盗科

信曰傅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即僧曰叔若有 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変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 然爽素本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 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購通人也待以上 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 來謂自脫額言無典據才氣虚劣瓦礫云實賢愚所輕 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 十賢荀濟一 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傅奕後

欽定四庫全書 人

卷六明集

五

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實慶 考今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問郡殺 大業、 疑 僧爭水磑之利敕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 **壻為果毅常以為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算矣如唐** 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 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問戮之未及加刑 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 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 黄儿明集

鏡也 跋氏諱伏釐後名熹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拓 咎徒為舉斧終陷磨胷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 百姓臠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 銀定匹庫全書 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猴什翼犍或云珪 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 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 龜 狷 有

1) ( ) - 1.21 帝隆安中第三主拓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沖信任 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衔以道德經授帝 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 令諷咏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冠謙 '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名謙賜 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 霞红羽藤

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

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為

嗣 多页四月全書 破像自以為得志也為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 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 太平真君以遂冠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 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 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 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 **| 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為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 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 切荡除坑僧

|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 法大與然世祖勇於武界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 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 事言及釋門者大畧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 運奧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寺字 為元改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 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為言焉斯不達之 而弈叙為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 黄红明集

以見一 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餮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 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 多好四届全書 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 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為貪競者罪之可 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酷官長也判事雷同亦 正法梯稂涅槃謂為禿人梵網呼為大賊戒海如屍不 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 · 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獨濫舉朝同翦斯不可

能拔妬而增狀僧為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禄 Caldial Line 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靈臺繩紀於失法詳 者常有無禄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物九州豈以 士受財朝廷為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 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 以威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禄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 以為明暑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 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弱其内心此佛教 Į 廣弘明集

宗見 金河四月 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為濫 何 分偽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 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的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象 不可以人 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説四依 不盡 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 何 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 白量 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 廢道以道高出天人 抑又詳之 僧行過上累佛 今以五常 不 弘 列 有

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 首初畧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孔門三千顔生獨為徳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 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禄亂政時時更繁 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 周高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字 為帝四年崩諡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為帝即高祖也 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

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 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 若而能克已勵精露懷臣下常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 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銜猜忌為心晦迹親疎以蒙智 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 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諂輔翼帝圖雄畧攝御 桁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 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應遠權衡英威自 紀大冢宰晉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記自以為滅 遂行廢荡以建徳三年納道士張賓伎辨便滅二教 行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 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 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 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 志也既除妖邪之教唯務强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 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 黄江川来 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

主豈待夏殷固諡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為武者不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 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 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周 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為妖邪指偽道為師奉闇君荒 曽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罔巳深祚 促歷移固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 祖誅除總了凶崩忽臨則変為狂矣然則武帝唯 

銀定匹庫全書

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 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忽可付所在精加沙汰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通數加以姦心頻 達父子有差人高閣反事及沙門雲標下記曰佛法訛 文帝之第三子也為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 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諡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 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

を 日 日 日 日 日

廣弘明 集

崩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為高識之帝濫刑 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刻斮之虐鞭顔皴面而斬之 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 金万里万 大唐高祖神克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徳末年 何識之可高即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為殷鑒矣案蕭 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 四經絕嫡三號中與間關禍難相陵骨內何可言哉

引 という 沙汰斯正的也而变叙為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 詺 毁 政 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古 石 狀 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戸栗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 區分薰猶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 令任城王 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 云朕曆期馭字與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 但在匡政理教除其解險斯之 1.1. 澄奏議不許里邑更造伽藍妨 3 廣弘明集 如後述変又引元魏尚 詳糺 田正本澄源宜 弘護之 ナニ 人居住 規 從 除 又 玉 故

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 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魏采漢制趙 或有姦完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 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 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 金牙四月子書 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 國家所奉間里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否又沙門 7 由

た正日日上上 我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 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 翻三玄妙古文飾邪教斯言訛誇天地不容何者佛 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説郡國支遁之徒為其股 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 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 前代其夷趙為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奕為潤飾 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 廣弘明集

斯言之 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肽趙朝 金牙口屋有量 述 饗壽不遥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 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 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 云翻三玄妙古文飾邪教此亦虚言何得妄旨且道 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 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虚詐備詳魏日姜斌事 過與又云支通之徒為其羽翼晉氏南度止 教義編綜有歸 何

成使作頌顯宗出然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 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冠難而堂猶存宜敕著作 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述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 とこり **吉斯並業行之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 山岳之負犯枉没卒歲又可悲夫 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 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 1111 廣弘明集 士五 則

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諂免為 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 晉威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粉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 **奕叙為純臣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 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 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 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 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

多页四周全書

とろいう 車 かま 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主測景以為中也乃是 庶生常保局水執自古同謂家自為我土樂人自以為 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誤能曉且庸 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 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 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閻浮 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 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 廣弘明集 洲以此為邊地也即 十六 可

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 犹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 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玁 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 則悖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拓跋宗 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 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壁本唯絕域窮神達 北秋並君臨瀆嶽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 理之 可 夏

金分口屋

石油

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能經也蔡氏編監何足可稱唐特 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 黄帝末尊吕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 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塼瓦非曰桀功起于 之為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 (). In ... /. I. **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 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準的至如夏桀 而黄帝軒轅並西奔而趨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 黄儿明真

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科 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傅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 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 法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羣生於苦海砮 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 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 失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與於漢世故 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與行早晚得

多质四库全書

之非在政之能官嫉而幾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開子 帝變色爽叙之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 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迥拔為太祖所賞每升 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 こくこういき ノンシー 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元 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事隔未曰通 葬於昭陵為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 人又不足可稱焉 氮儿明康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為丹陽尹奏稱佛化 銀匠四庫全書 見宋陸澄續法論 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 貶琳耳其四論並 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 業布衣疏食獨遊野外時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 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氎不然皆置言高拔 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紫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 皴為揚州刺史乗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訾産

周 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廣矣而假糅醫術託 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 競為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 足 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任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 以抬勸自項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 1 ... / . . . 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横天地之間莫之私察今宜 抑止奮競非曰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 死人月月 ンス

於

中

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

宫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塼瓦焚蟲豸勞 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為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爽頗 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名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 伸嚴佛律神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 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 其藝行合為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

欽定四庫全書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 寺像暑無休息乃上諫暴云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 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替造 魏張普惠常山人善百家之説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 にこり 日 とう 躬致郊廟之度親紆朔朢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為除彈匪其意乎 廣弘明集

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古出守晉安此寔大慈之

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

禦 荒穢之淫僧遊於宫內恣行非法凡是如主莫不通淫 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戸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肩 禮精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奕弄筆妄 **多好四月 台書** 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婬穢其黨例有 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效僧遠財絕色清 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宫禁有限 有則擅言婬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 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母君子恥聞亭曰柏人 漢 防

大三日町公子 魏李玚趙郡, **泯遂行流誇固其然哉** 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 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關中道士衣冠容制 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今尹喜為佛性强梁者毀 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 侍老君之側黄庭朱戸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 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輕善任從 (魏延昌末為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絶 廣弘明集 主

皇五帝皆號為鬼易曰知思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 能事思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思神佛非天非 以思教謗毀佛法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 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 為沙門場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将來跡用既殊區 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嗣 排棄真學妄為訾毀且思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 卷六

金分口屋子

疵謗矣 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 **经荡有尼有優姿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 劉畫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 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為 ここり 一八十二 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戸矣驗此佛是疫胎之思也全 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訛訶 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 廣弘明集 Ξ 損

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遂矣然則天下 畧考校則劉畫之門人矣 吐言孟浪末足廣之而奕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 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説為其配坐而 多分四月全書 張婬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戸誰是 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 乳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 詳畫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

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 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 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 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脩道者又 也後上書述釋教虚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機 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 てこりる 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 街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見寺字壮麗捐費 1 廣弘明集 主 國 金

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沈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多分四月全書 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徹於府窬致使浮遊浪宕之 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街 '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 弘明集卷六

とうとり屋 たける 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任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 首濟賴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 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快二十餘載見帝 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 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除子春左遷濟作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七 廣弘明集 釋道宣

殺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縣絕俗固 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與於中壤使父 莫敘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並妄 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朋友之信絕海內 妄又識造同泰寺管費太甚必為災患其表界以三墳 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 人茶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閱豎以控權三國由兹鼎 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

多分口屋台書

**弱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佛偽乃云綱紀之亂** 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誣宗廟違黄屋之尊就 濟極言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 詞 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 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 とこう 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 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 並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記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 LILL 廣弘明集

罵之竹脯麪牲用替摄栗蘋藻科祭豈唯有梁之時屈 咸陳文祖獻后之莫何得言未當親享故反前事肆情 温清流涕動於臣下與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 信邪僧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 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厲思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躭 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齊竭 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 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脱展豈百王之虚構哉自

銀穴四周全書

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 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 机於三晚左傅允指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 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 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者戾也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 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蔥嶺南奔又 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 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晚漢書西域傅塞種 9 萬江明県

銀定四庫全書 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 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 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眾照於金鏡神機 一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 ·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乗索而度也賢豆天竺 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我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我 叙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誇不讀 《傅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 相篡奪斯是地 史奚以定

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 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殁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 此道最食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 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禀九十六道 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 邪遂殂事符枭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 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徳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 11:11 1:1: 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日已 裁江明集 上報天中然則

**欽定四庫全書** 僧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 難亡羣典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 權行叛君逆節 誕背剖此亦有之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 有才不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 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 而云諸道佛道最食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 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 育 知

常習濟云姦人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婬殺子 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番梵二種生生 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渾 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為漢地今檢漢者止可方子梁 こうこう ラー ハートラ 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 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 顯也彼法不淫佛從何有 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人乃為天種酱乃戎類 配合産育男女彼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 ġ 贵弘明族

甚也又云大覺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 盗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婬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 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很曲醜事豈照此矣然 輪之勇井 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娘有拒 擯於四國來報則沈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 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誇 能照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 蛙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

多方四庫全書

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 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 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 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厭身 度擅捨為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及正覺之 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虚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 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 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庫無尺絹

一欽定四庫全書 調以昏兇都奄諸髦彦理不可也于時有深之為政也 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 微之毒蛇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息之 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 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偰與唐 實録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 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 仁育為初帝則絕欲疏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點足

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眾天下有饑乏之憂遺教設法 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 偽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 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 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 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象 務故魯之儒行唯孔一 **德宏大天供尚自** 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 浦

萬分取一 興供為道而受為道弘福道本虚通非俗籌議故受四 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 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 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 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 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 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徳百千 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 經

欽定四庫全書

堪能辨之爾 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 役 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 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 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 役姦侣焉不迷惑者斯是讀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 況中華避役姦詐之召焉不述感者尋濟此言全非 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今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 -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

妄心退 例又引 如 欽 何 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 怪其愚闍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 經議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 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横生圖害取其重 四庫全書 不録以上之濟又云涅槃閣王害父耆婆敘狀佛 張融范鎮三破之 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 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 表月七月 **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 亦非有由佛開化達 rt 擬繁論 以陰界 理斥天子 固同 位 中

定

た正可臣という **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 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 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盗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 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眾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 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由 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盾屠滅 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濟云自 廣弘明集

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 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虚果奪大君之德賞 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敕 移風徵租税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 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 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 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

金历中屋台書

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 舉之登歌數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施則等東帛 ここして シューシュー 簿徵玉食以齊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 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旛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 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 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乗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 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破遭謗此吕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 廣弘明镇

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 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 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 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無惡不揚言帝重 觀濟所列十條罔歸 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 )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 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閣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許迹昌 偽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

多为四届全世

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 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 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 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 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 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 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析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 · / [] [] / · / · / 罰以明展 厚

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 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 所知或知而故語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莊於三山 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 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書以潔齊為諂 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 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 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

銀定四庫全書

父妄仁於蜫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重也夫易者君 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 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與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 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 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 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 是佛妖僧偽姦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婬亂道故使宋齊 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舍生之命也而傲君 無以明集

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好仇爾亦好仇何 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扶 銀定四庫全書 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 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 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 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 衛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 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 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 切須除豈獨佛

之夫以偽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解亂全禍不謀 緣悟達為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 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 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 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 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 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 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将加顯戮濟密

欽定四庫全書 齊章仇子陷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于時崇 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與襯奉表以聞有十 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如主畫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 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佛 福田俗士不及子险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 日尋干戈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侈控御威福 了事昊天下字黎底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

唐引用引

|苗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 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 家素貧煎投成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困此終實長 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 衆暐如不可陷溺子陁 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 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 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随表奏惟 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覔名欲得死

欽定四庫全書 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傅変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 弊饑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 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舍生終 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界云唐虞 周衞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為僧伴 不苦役黎民度恭泥木損傷有識陰益無情今大周啓 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 **卜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1

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 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 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 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經思膺 憂庶人而累土皆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 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 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 人二月里 红色 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 廣弘明集 士五

安二乗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問擇親疎以城隍 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 推令德作三綱遵者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畧 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 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 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 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 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

銀好四月子書

人なとり一年をき 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我也故比丘造 命況復和土作泥斬瓦成日為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 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 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 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 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 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安樂斯得理也 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 W 廣弘明集

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勘行 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 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悭貪貧 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 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乗勸念貧 人免丁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與佛法而安國 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 勘捨悭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勘僚為民勸人和合

月雪里

大江四東上 王所知著均聖論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 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餘紙大畧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 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 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 則滅法順則與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 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乗戒上列事條 一云白 廣弘明集 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 ナセ

之界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北道之大象即佛之法 范鎮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嶽而卓越不羣在門 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 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 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金少口匠 下積年芒屬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

こううう 合億善適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 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 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 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家居槐里全 同數前集已詳後更畧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 子才河間人任魏著作郎遷中書黄門郎以為婦 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 1111 廣弘明集 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 ナハー

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 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 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而好之既深則其街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 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 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 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 必姓那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

多分四月子書

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徳匪馨則烹件下於杓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 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臣矣変又何為裁之可謂 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 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繭栗未能極天 可以虚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 下之文故籍神以橐秸茍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 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 11:12 2:1: 麗儿明真

赭衣見別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 銀定四庫全書 福利便曰佛教者脱界父母遗蔑帝王捐六親拾禮義 紀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兹術則傷化託幽滋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 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沈報冥冥 為思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 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 切罷之棄華即我有識不許弟縣字季節屬文讀佛 起了

以異哉 位大冢宰字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 之强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與亡論界云周祖始 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歳以鉅萬帝獨運遠畧罷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黄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 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 征 Ja. 19 197 /11. 祖高居深視 記界云姚與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 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 廣江明集

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 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減感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 淫布公道屏重内躬大布始自六宫被於九服以為釋 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 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糺其糜費罷之則謂 化立教本貴清靜近世已來靡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 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感使之然也 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晷也夫佛法 强 財

銀好四角全書

父三日五十二十三 身用街紲而指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 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威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 積而與上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實充物畢被侵開何若拾 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 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 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畧舉近 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 廣弘明集 主 自 解 貪

盗之滅國乃以為與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 妙畧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纊 以為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為滅法之 金岁口厅 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 討嚴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已屬俗亦萬代之 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 擬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 旦獲之填智滿目連手運帛接較長途斯為大 1777 TILL

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 文足四軍全馬 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 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 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思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 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 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 國財並為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 廣弘明集

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 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減於萬何代不有 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 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點首舉斯以統無得守 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廪資於羣盜糜爛者 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 一智高識鑒三坠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 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 聊 自古登臨無 既

金与中国人

卷七

炎定四華全 鄙 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 唐傅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 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 燒終記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為灰楊天龍人思於中 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 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脱屣若 固非其務 廣弘明集 主

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 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令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 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天 抗之如後所列或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 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 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徳四年 兵强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 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

たとり車と時 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 静絕欲無為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 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 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 搆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 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 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角散列諸州 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乳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 廣弘明集 吉 祖宗遺緒 述 易稱

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屢同 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黄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 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 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 復黄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 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 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袪俗滯 非

金牙口万

١.١٠١١

巷

という日本はなる 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 之則年産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 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 徵劾於何逃責但实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諸佛邪教退 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絕之以法 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 了壮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蕃心可不備預之哉請 斯則女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 廣弘明集 二十五 配

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虚規來福浪說天堂 武為有徳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效 地獄祖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迹官觀 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升 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 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為 一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 即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 卷七

多分口屋子書

大江 四年八日 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戾氣浹 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 虚説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 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僧 地獄何所云云故道步虚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 沈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 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 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乃非一述天堂也不許 廣弘明集 主

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 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 何代能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 七萬半為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 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 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虚引飾 明僧尼衣布省齊則貧人不饑蠶無横死者臣聞佛 :亂俗罔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臣逆節舉朝同誅一 一僧為

金牙里乃人言

皆革前政者十一 戒僧尼糞掃衣五級鉢望中 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虚多實少者 此佛之章 五 故生違犯此 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 1. 17:11 明隱農安近市塵處中國富民饒者十明帝王受命 明斷僧尼居積利 111 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虚 是荀 語 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 餘則鄙罵惡類厮下之言不足聞 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帝 假处明膜 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 食獨坐山中清居禪 主

此之十一 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 奕非聖人者無法 爽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 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又言佛法妖偽敕示蕭瑀瑀曰傅 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 有駁議其妖惑者為高識傳云爽傳如此云高祖從 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 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

**釕定匹库全書** 

佛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 於宰伯也深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四滂沱是何言 , , , , , , 不濫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以 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餐祀相仍即 許擊鐘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 **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 鐘斯非教即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中華惜哉淨識 從 汙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 黄江明県 目義 可悉 所

而雜人錢所曰手命自鈞四檢 列 銀定四庫全書 |受獄||也付||夢博||日又||錢薛|年唐| 弘 苦散泥夹喷卖皆夢可晴常臨 明 也在 舉并又巴定在 付善縣 亦如 集 深山即說說配實一况後毀報 前 中地所之越也處人傅佛記 評 看海徽夢二州又多陆兹伽二 四 病海獄夢二州又多隣薛僧云 與 哉内之後夢作問見問俱以云 亡 別數符泥如先誰受其太 大 名日合人傅亡即官年史 半卷 矣而臨矣奕長曰傅秋今 隨 八变在長生命即釣暴傅 類 大卒其命平問傳先病奕 詳 地案側旦不佛奕亡卒自 焉 | 排泥同入信經也晴初武 在人嗟殿佛罪是夢奕徳 於者數庭死福夜見與初 地謂之見受之少鈞道至 下泥蹟薛何事傅曰士貞 餘犁即晴報有馮先傅觀 諸中送説答實長所仁十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 欽定四庫全書 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 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 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 廣弘明集卷八 **叙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贵江明庄 唐 釋道宣 撰 立道

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 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 吳反於杏城關中騷 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留 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 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 具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 下四方 一 )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 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 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 一寺閲其財産及州 僧 郡

銀定四庫全書

偽感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 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 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 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 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 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 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 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週期 黄江明県

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 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成云太子仁孝枉見 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 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 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 **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 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記 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幽之又 . 切湯除所有圖像胡

銀定四庫全書

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黄衣當王以黄代赤承運之 然信任識緯偏以為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郄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 如前釋老志廣之 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 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内親自誅之 也及後帝遭癘悩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 **敘周武帝 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廣江明集 無所慮也

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籙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 多定四庫全書 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 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説故周祖初重 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 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 唇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 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 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

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 歲在已丑三月十五日敕名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 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 帝召百僧入内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 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 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懔 百官二千餘人帝 C. 17 12 1.1. 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 -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 廣弘明集 同

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 陳理無得面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 教後來朕意不立愈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 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 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 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 教論云内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乗内教 )桁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 į

銀定匹庫全書

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 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官燒乾 とうこのは だよう 謀者並誅 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 五載至建徳三年歳在甲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 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 一教論計二 歸宗顯本 廣弘明集 釋道安

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釋典之厭身無常 金戶口匠 之説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 恂恂善誘要其古趣則亹亹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 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擾柔弘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 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 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乳老 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 拍 傾

į

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 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畧陳其要夫萬化 於胎散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古 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 Tall med like 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 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 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闡通方先生曰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 廣弘明集

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 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樸素墳典之 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 教稱為外濟人之典典號為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 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談謬詳覽載籍尋討 王辨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 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 誥 經

金分四月

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清虚以自守里弱以自持此君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順昊天思象日月星 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以明罰敢法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 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經之際祖述堯舜憲章 贵孔明集

老五更是以兼爱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乳子 有思此其所長也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 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此

欽定匹庫全書

定己可臣 二十 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 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 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 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職該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 廣弘明集

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 近超生死遠澄泥洹播闡五乗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 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 及化擅擊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 部分十二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 風下開拘放鄙荡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駐曜朝野矣 辨善惡之升沈夏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王化而 |語其吉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 則

金分四周全書

卷八

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 升廳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 九五日屋 八十 魚蹄不為兔将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 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 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 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廳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 餘了義號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 廣弘明集

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

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 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 誡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内之至談諒 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帶 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 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登

金牙口匠石書

**交色习更公司 教實淵然後方平續 凫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 禀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 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莫不資色心以成 驅 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 齊之其義安在 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儒道升降 六典道 四两 史篇

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 是 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 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 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讜其都 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 (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 **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 

金牙四屋生

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 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義淺而不篤其 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 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 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 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 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 1. 17 1. 1. 1. 1. 廣弘明集

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今司馬

毁俗遂使魏晉為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 銀页四庫全書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為三才 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 史實録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 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答曰余聞 恬志大和者不務 /元辨上德則為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 預鄙懷 /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

文三日草 白馬 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 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歴三古故繫 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 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 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 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廣弘明集

與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 五徳 金グロ 老氏之古本救澆浪虚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 曰易也孝經説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 .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故曰一隂一陽之謂道隂陽 測之謂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徳而 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青報之歲哉然 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 派幸勿同放兼棄

首孔老聖與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 悝商墨出由胡農與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為教 之同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 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 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 **处己四重全事** 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 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參 君為教主三世謂孔老為弘教之 廣弘明集 主 士

問孔子問禮於老明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 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 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 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為教源柱史在朝本 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 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 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該為侮聖答

金牙巴西

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 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 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那斯其義也有問 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 依前漢書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 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 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

大いとり日上山町

廣弘明集

事 **險熾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近** 者 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 於茛 夕口匠 横遂為桓公所私既不 及 故 乃無為之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 知他評 桓長大歸 孔 Ĺ 學琴 と言 近實自 聖於 人師 政桓公雖 襄 之 謙 迹子 於豈 則虚侮聖之談恐還自 自全陷弟 能歸 斯弘 子 可 政 Z 見 业 不能去 人表評為 也流 不義讓國之美竟 桓 知 百 取杜 班彪父子 公 猜 幼 いいいまない 預之 下 累 下老 攝 談遠 問孔 行政 詮

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問念作狂子云聖也則 とこう見 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 所慙 不關學是何言數答曰乳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 復 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 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關典君子 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 1.1 廣弘明集 立 儒 聖

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 世固 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温潔皆明夫一身豈論 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 智也 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解辭盡王 金月四月全書 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敬尋雅論寔為未允 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 詰 驗形神一 四則形 之之 驗教 其初 典篇 證巳 也言

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 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 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 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 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CALDIN LILI 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强 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換 仙異涅槃五仙 盤明常延 廣弘明集 中住之界 居不然無 乖其 終

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 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强謂之寂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 **勣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 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存 秦佚之形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 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 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 **埞四周全書** 何

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 得乎答曰老氏之古蓋虚無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 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乙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之丹仍畧且道 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巳此 於狷也何至甚乎 降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 道仙優劣六道以情 題は明実 服虛 紛紅劣在徒 勤於 無謙 t 妫德

**銀定四庫全書**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云泥 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識書致有桓 餐霞餌玉靈升羽蜕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 此言無為西稱般若此飜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 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 /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 孔老非佛七佛生西域乳氏高 記推 洹

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 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 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 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 為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 無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 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 一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 **新儿丹**素 辨豈具此三菩提者

欽定四庫全書 何 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兹例則孔老非佛 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 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 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 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為體老氏之道以虚空為狀 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 丘博聞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 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數對

天竺國也而真上,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與自身毒素山海經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與自身毒素山海經 とこりきした 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 云天竺國又 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 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 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 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人乎孔子 釋異道流八懸如天地異過 廣弘明集 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 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 佛 嶽大 **、純注云** 西方有 即天

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 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 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 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 道之表将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援引漢書 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 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 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

多方匹库全書

決乎 ところうえ 別明三乗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 絕天表唯四藏膽博二 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 周蝸角之論未足以緊其萬一尋漢書之録兼而有徵 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行談天之辨莊 但神明之即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 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 1.1. 一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 廣弘明集 Ŧ

問經云釋迎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 極應實塵沙大畧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心 道虚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 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 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 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 厚薄故今無像之像像過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 服法非老九歲申禁厭張家之法

**釕穴匹库全書** 

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之中得咒思之術書為 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攘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 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制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 是遂解使甩法後為大蛇所喻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 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 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思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 沛人 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 員と月に 一述故須彌四域 -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 學者初名甩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 中造作符書以感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 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為逆賊戴黄巾服黃 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 布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小 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

欽定四庫全書

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

聴率衆數萬 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 魯鎮夷中郎将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 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 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內以給行旅食者量 不置長更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 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 額歸降閻圃説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 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己 耐山月長 一陷將 刑

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 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 封閬中倭而張角張魯等本因思言漢末黄衣當王於 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 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冠謙之時稍 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黄代赤黄巾之賊至是始平自 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将軍

| 欽定四庫全書

或禁經 たとりにとう |馬資|有至 虚 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 得此叩死 乎求齒不 也哉夫聖賢作 見自下 味祭 真道 道為覩 - 累引張 天寶 酒皆飲張製 鼓利是玄 為記 咽無故光 唾慈不論 氏 訓 數條 為逆傳云 蛇張 弘 裕 鄺所 陵 醴莫但道 思 別覧フ 服 温柔鬼神 泉過得家 妄 子鵠 説 馬此金諸 黄布則齊 衡鳴 用 屎又帛經 懲 為其便制 奔山 出自 革 靈方 與雜 厲 尋稱 真 屍天 動為寒暑 聞 老穢經意 皎 重無 師 鼠濁貧教 然急 所漢 為不者迹 畏嘉 芝清造邪 負平 藥乃之險

或嚴羅 用地 呼 消網 災士 甩佩 千太 皇思然不能黄 日祖晉道乎異虎書 里極 死告以此 血童 上乞破毒 禽戲咒 必免國流 備癩 曰表 若右 受佩 不擔害漢 如無 正靈 黄昆 黄端 達 沙民室 月化 書吾 書乃 七之 不構感孫 赤鐵 日迹 所開 達曹亂恩 天生 章指 太紙天求 説命 上筆下仙 三門 師縻 即日 是則 則奏 昇鵠 五抱 靈停 玄足 生章 七真 都置 仙暉 民太 枉上 米石

或都皆或 甚 或 てこうき 制民輸 除 1.4. 人造思夢此修摘塗義兵冬左紙蜀 取黄神見度静頭炭 夏道筆記 悦神軍先厄猶懸奮 兩餘萬曰 至氣席受 世越將亡何泥柳者 廣弘明集 情章吏輒疵額埏事 祠墓五其 不用兵云之反埴起 祀門綵道 計持奏變甚縛使張 同解後者 殃殺章怪 熟魯 俗除生輸 |先春||邪米 罪甩斷名 至驢 陰又之食 義輾 受秋濁肉 謀造 熙泥 治二增布 籙分立絹 懐赤 初中 兵祭米器 王黄 嫉章 符竈民物 兇用 公土 期逢 邪持 社祠 之殺 省面 契社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 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冠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 多方四角生書 談證其虛説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斯皆三張之思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 酒之名曹簡姚書畧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 者符録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廳廳者厭人 科未傷弘古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禀道闡敬記希 |張符籙詭託老言捃採譎詞以相扶助復引實 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 ŗ 八殺思精 

容表相不假尋於具於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 震為神電軒流景上宣衝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摇兹 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字膺歷受圖出 次定日東 A M 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 於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答曰子 者練屍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 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與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 柄而德体終古動植效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 廣弘明集

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 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迴踰彼此獨狗萬機不可謂 尋不時而至兹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 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 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 無疆豈聖徳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思錄之談猶傳 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 巫覡之説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

金りせん

1.1.1.1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界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 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 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説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 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 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 神宗廓風化於家宇封禪山嶽報成功於天地不見思 Ja. 17 .... 1.1. 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十三洞誕該為為 廣江明集 Ē

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 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 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 老子道經樸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兹已外製 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思書於是乎 自凡情黄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 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 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掐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

動分四月全書

以上清為 节 問道 徒皆雜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拍蟲迹 持故為鈍人畧説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説為解義故 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藴玄章浩浩廣畧俱 欲 通 大智度日為利人畧説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説為 比蒼文以毒乳 語 經鄉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 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闡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 ·洞女靈 **蟹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草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其本孔而方甘露乎你孫魯蜀記日** Ę とり 鈍士窮理 i,E 本故 凡 有二 Ξ 治 الط 最 皇 事 如 誦

一般若一 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畧可收即是鈍鈍何 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宫玉牒 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敬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畧可見 **大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褒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 深於是乎在 一有廣而可畧則非定廣畧而可廣則非定畧釋典 一座數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教指通局十一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教指通局十一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

欽定四庫全書

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 富籍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 說塵劫尚云不遥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怪至 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 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 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 毁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 . . . . . . . . . . . . . 商は月長

欽定匹庫全書 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 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繁影未若陶甄禀 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 施不害貧而早終悭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雅 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鱸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 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禄因 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纒窞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 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吉凶任運 本ノラント

人下及蜫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 終之未構釋迎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 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 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鉤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 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 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 去辨界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悪に明集 Į.

空之古存有者進戒定之權 災遂恒 定匹庫全書 明 靈液方津 十五依用 Ð 更 易 不 十成 年年 什鲁 見 笙 同 -道佛 星 生經之 在次師算 杜月 哥於菩提徒 明帝 預為及如云隕 甲乙年即 用正成来西如 以之 春佛四域雨 春 佛桓石七思秋皆月铜即 神 教義於權 襄王柱日第四战八色周 於是 夢 人之 銘用辛月光日 |夘即|明入|出莊| 並前 慧 也王成秋 夏而胎 三與周二 光 所十次左 實使宗 月之 云二 選 傳 出月 五 = 月 戕 夜也午 Ð 在次符即 Ð 世 魯 莊 虚 明莊 也也即日 四 同 者 非王月 王 莊 依成生 A 因 悟 天佛亦 覩 空

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 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 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陽皇漢之朝訓敷 二百五年也良謂遂通資感悟涉籍緣運值百齡齊均度至今一千良謂遂通資感悟涉籍緣運值百齡齊均 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 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誤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 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 永平之祀物無爝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 商江川集

欽定匹庫全書 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 同 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乗論語稱其 但禍福相乗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宴傳福成則天 類各得解夫繼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 相沿吾子何為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 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 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説法衆生隨 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

徵生兹網感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 伯牛舍沖和而納疾盗跖抱党悸而輕强斯皆善惡無 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 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成信矣造惡於顯得 堂自至罪猜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 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 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 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

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 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完邪而致慶此皆現 者先牵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 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 欽定四庫全書 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 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為穆 必感於事緣有强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强 方將盗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

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 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別羼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 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 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 戒而發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與 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 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 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稱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 每12月長 報非現報也故經曰

欽定四庫全書 貧窮恐得端正順招聽随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 生業也貧高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 言畧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 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 也見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 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选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 天所為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果以禍 (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與或説人死神滅更無來生 常見或言古凶苦樂皆 也 誠

本月

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 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典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 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垂其變無窮又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 矣是故文子稱黄帝之言曰形有麽而神不化以不化 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 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 **つこう**に 昊因兹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 1111 廣弘明集

**寡受兹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方 金厅四月五十 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齊會盡看膳之甘塔寺極莊嚴 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 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巳與嚴 風悠邀豈器象所該故染清風流者脱形格於始心研 之美罄私家之年 儲費軍國之資實 然諸沙門秀異者 依法除疑十二能依法則衆疑自除

貸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於豪或占算吉 久三日見 AST 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 舍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 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鼻壤之事毛羽 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 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脫論有居然 在於斯凱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記 ,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 廣弘明集 喜

**庚為先標牓宗極以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成虚費惠** 而有德豈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與失在物懷 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虚無乃有 金いカロテノファー 重劫遠開三乗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 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 曰不壞假名而説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 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 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

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成安其業百官 也聚飲由也免頑而舉世推戴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 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怪怯賜也貨殖求 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 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将擊壤以 意今大周取宇淳風遐被震道網於六合布德網於八 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 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 J. 5 ... ... . 廣江明果 Ī

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 勝趣也録其脱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 展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私糠斯乃恐 四恩况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 苦相駁節蓋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脱 為縉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 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 所不能恐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

欽定匹庫全書

**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之** 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 致三乗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 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悦曰夫柏梁之構與乃 蹟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 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其 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為總子何惑焉儒之為統 妇 同

欽定四庫全書 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 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 流信核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永嘉誨 弘明集悉八 漁若春 水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 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開高論銷疑 理